

《白虎通》引讖緯考

周德良*

【摘要】

東漢建初四年（79），章帝下詔太常、將以下，至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史稱「白虎觀會議」。章帝詔書揭槩，白虎觀會議緣起於「《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會議宗旨乃「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

莊述祖（1750—1816）〈白虎通義考〉指出，《白虎通》文本摻雜「讖緯」，乃是「風尚所趨」、「附世主之好」。現代學者對於《白虎通》雜引讖緯一事，亦多表達肯定，並多所舉證，《白虎通》雜引讖緯，乃是經學世俗化、儒學必然發展之結果；並且，《白虎通》雜引讖緯，促使經學世俗致用之目的，乃是為將來制定國憲提供理論基礎。然而，《白虎通》「雜論經傳」、「《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增加「讖緯」，公然違悖章帝詔書旨意；而《白虎通》全書具備國憲法典性質，亦非章帝召開會議之目的。

本文以「《白虎通》引讖緯考」為題，探討《白虎通》引述讖緯之原始與發展。本文論述層次有三：首先，分析「讖緯」名義，及「讖」、「緯」二詞之分與合；其次，溯源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分析元大德本《白虎通》引讖緯概況，比較白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帙間之關係；最後，舉證《白虎通》引讖緯違悖章帝旨意，以及《白虎通》文本具國憲屬性與白虎觀會議宗旨不相應，並以《白虎通》文本引讖緯與國憲屬性二條線索，論證《白虎通》係屬於白虎觀會議卷帙之悖謬。

關鍵詞：《白虎通》 白虎觀會議 經學 讖緯 國憲

* 周德良，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前言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下詔太常、將以下，至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會議程序，「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一如西漢宣帝甘露三年（B.C.51）「石渠故事」，史稱「白虎觀會議」。章帝詔書揭櫫白虎觀會議，緣起於「《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會議宗旨與目的，乃「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後漢書》記載白虎觀會議之卷帙文獻，稱呼不一，或曰「白虎議奏」、「通義」、「白虎通德論」，尚未有「白虎通」之名；白虎觀會議卷帙，亦未見於當世。直至蔡邕（133—192）撰〈巴郡太守謝版〉，謂「白虎奏議」；至魏時繆襲，始引述「白虎通」文句；至於所謂白虎觀會議卷帙全貌之《白虎通》，遲至元代大德九年（1305），李顯翁持劉平父家所藏是書善本見張楷，東平郡守並允然以此書鏤板重印，《白虎通》開始流傳；至清代盧文弨（1717—1795），重新校刻《白虎通》，推廣《白虎通》文本流行與研究。換言之，關於《白虎通》文本研究，乃是近七百年之事。

莊述祖（1750—1816）參與盧文弨校刻《白虎通》，並撰寫〈白虎通義考〉指出，《白虎通》文本摻雜「讖緯」，乃是「風尚所趨」、「附世主之好」。現代學者對於《白虎通》雜引讖緯一事，亦多表達肯定，並多所舉證，說明《白虎通》雜引讖緯，乃是經學世俗化、儒學必然發展之結果。並且，《白虎通》雜引讖緯，促使經學世俗致用之目的，乃是為將來制定國憲提供理論基礎；而《白虎通》文本具有國憲性質，恰適呼應《白虎通》雜引讖緯之用心與動機。然而，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乃是要解決「《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之經學問題，目的是要達到「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結果；反觀《白虎通》文本，「雜論經傳」、「《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增加讖緯，公然違悖章帝旨意，徒增會議困擾；而《白虎通》全書具備國憲法典性質，亦非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

本文以「《白虎通》引讖緯考」為題，探討《白虎通》引述讖緯之原始與發展。本文論述層次有三：首先，分析「讖緯」名義，及「讖」、「緯」二詞之分與合；其次，溯源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分析元大德本《白虎通》引讖緯概況，比較白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帙間之關係；最後，舉證《白虎通》引讖緯違悖章帝旨意，以及《白虎通》文本具國憲屬性與白虎觀會議宗旨不相應，並以《白虎通》文本引讖緯與國憲屬性二條線索，論證《白虎通》係屬於白虎觀會議卷帙之悖謬。

一、讖緯釋義

(一) 釋「讖」

「讖」字，《說文》曰：「讖，驗也。從言鐵聲。」「讖」是形聲字，指有驗證之事。劉熙《釋名·釋典藝》則稱：「讖，織也。其義織微而有效驗也。」「讖」指一種語意隱微，且有預測效驗之言。春秋時，即有所謂「秦讖」、¹「趙讖」²，其意多指卜筮占夢、預知吉凶之事。

東漢時期，稱「讖」主要有二類，其一稱「圖讖」。《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李賢（651—684）注曰：

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為王者受命之徵驗也。《易坤靈圖》曰：「漢之臣李陽也。」³

李賢注解「圖」與「讖」，「圖」指《河圖》，「讖」則有二義：其一指「符命之書」，其二指有徵驗之義；「圖讖」便是有徵驗之符命之書。「讖」另一類稱「讖書」。《後漢書·張衡傳》載張衡（78—139）上疏曰：「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⁴張衡所謂「前有言，後有徵」，便是「讖書」。張衡疏中區別「讖書」與「圖讖」曰：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⁵

¹ 《史記·趙世家》云：「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史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年），卷四十三，頁1786—1787。

² 《史記·趙世家》云：「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卷四十三，頁1787。

³ （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93年），卷一上，頁3。

⁴ 《後漢書·張衡傳》卷五十九，頁1912。

⁵ 《後漢書·張衡傳》卷五十九，頁1912。

「讖書」是指「律歷、卦侯、九宮、風角」，「經天驗道」之天文歷法，屬天文科學知識，故讖書非一術，知之者寡矣。而「圖讖」，張衡疏曰：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侯、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⁶

「圖讖」指預言性質之圖書，其意與李賢之注相應。張衡對於所謂「讖書」與「圖讖」，態度明顯不同：律歷、卦侯、九宮、風角等之「讖書」，如聖人之言，有徵有效，故應重視與學習；而「圖讖」，乃是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以昧勢位之虛偽造作，張衡建議宜應禁絕，端正天子視聽。張衡稱「八十篇」者，即是指「圖讖」。

東漢時期，「圖讖」又稱「讖記」。早於張衡之前，桓譚（B.C.23?—A.D.50）便讖「讖記」為虛偽，上疏光武帝請求禁絕，曰：

（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⁷

⁶ 《後漢書·張衡傳》卷五十九，頁1912。

⁷ 《後漢書·桓譚傳》卷二十八上，頁959—961。

桓譚稱「讖記」乃是出於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而成，欺惑貪邪，宜抑遠之。桓譚此疏不僅招惹光武帝不悅，其反對讖記之堅定立場，亦險些招致殺身之禍。⁸光武帝於中元元年（56）欲以圖讖決定建靈臺處，顯示光武帝對於圖讖之信任與高度興趣。《後漢書·方術列傳》云：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⁹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西漢武帝以降，列朝帝王喜好方術，至王莽東漢以降，方術轉成符命、讖言之說，造成天下士族莫不「赴趣時宜」、「騁馳穿鑿，爭談之也」之風氣。而光武帝，便是開風氣之先之典型範例。

光武帝草創之初，便有人以圖讖說服光武帝，¹⁰因此，光武帝推崇圖讖，與其出身背景有密切關聯。《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元年（25）云：

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¹¹

光武帝憑藉著彊華所奉〈赤伏符〉為受命之符，便在鄗南之地設壇場。另外，《後漢書·光武帝紀》又云：

⁸ 《後漢書·桓譚傳》：「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卷二十八上，頁961。

⁹ 《後漢書·方術列傳》卷八十二上，頁2705。

¹⁰ 《後漢書·光武帝紀》：「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二十八。」卷一上，頁2。

¹¹ 《後漢書·光武帝紀》卷一上，頁21-22。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其祝文曰：「……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鄡為高邑。¹²

光武帝以〈赤伏符〉為受命天子。至於東漢明帝、章帝、和帝之政事，受讖記影響亦多，甚至和熹鄧皇后亦熟稔圖讖。

建武十七年（41），《東觀漢記》卷一載：

十七年，上以日食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座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¹³

光武帝閱讀圖讖雖未必與日食有關，但他因為讀圖讖而受風寒，足以見他對圖讖之重視。是以他在執政上舉凡：改正朔、易服色、用人、以及赴泰山封禪等重大政事，多以讖決疑；而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上泰山刻石，更見他對圖讖信仰之堅定。尤有甚者，光武帝於建武中元元年（56）十一月「宣布圖讖於天下」，¹⁴促使圖讖公開化，使圖讖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

「讖」一詞，不僅可以檢證讖記所述與事後結果之是否一致，更可以就讖記所言做為日後行事之依據，故本以預測未來、占驗吉凶之讖，便具有一種暗示性，甚至與符瑞受命之政治權力息息相關。「讖」字，在東漢時期多指「圖讖」，或稱「讖記」，在政治上與當時之帝王受命之思想息息相關。

（二）釋「緯」

「緯」字本義，《說文》曰：「緯，織橫絲也。從糸韋聲。」「緯」屬形聲字，意指相對於縱之「經」而言。¹⁵《釋名·釋典藝》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意與《說文》同。《廣雅·釋言》：「緯，橫也。」「緯」指橫向之空間概念。

「緯」字在漢代，亦與天文歷法有關。《漢書·李尋傳》曰：

¹² 《後漢書·光武帝紀》卷一上，頁22。

¹³ （東漢）劉珍等撰：《東觀漢記校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年），卷一，頁11—12。

¹⁴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卷一下，頁84。

¹⁵ 《說文解字》曰：「經，織從絲也。從糸丕聲。」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¹⁶

孟康注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稱：「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顏師古則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¹⁷考西漢之時尚無「六緯」之書名，見〈李尋傳〉上下文義，其「五經六緯」，所指「紫宮」、「太微」、「翼張」、「少微」、「女宮」等星象，並非指與西漢經書相對之「緯書」。¹⁸張衡〈西京賦〉曰：「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¹⁹李善注：「五緯，五星也。」²⁰「緯」指星宿名，殆無疑義。此外，從緯書佚文中，可以看出所謂「五緯」，亦是指五大行星：²¹水（辰星）、火（熒惑）、金（太白）、木（歲星）、土（填星）。²²《漢書·律曆志》將日、月、斗三辰為三統，三統為經，「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五星之於三辰，乃居於緯之地位，故「緯」亦指稱特定之天文星宿。

「緯」字，王先謙（1842—1918）《釋名疏證補》引蘇輿曰：

緯之為書，比傳於經，輾轉牽合，以成其誼，今所傳《易緯》、《詩緯》諸書，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圍繞以成經。²³

¹⁶（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年），卷七十五，頁3179。

¹⁷《漢書·李尋傳》卷七十五，頁3179。

¹⁸《前漢書補注》王先謙引清人姚鼐曰：「言天文當為人主所取法。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之相向為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讖緯何涉哉。」

¹⁹（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頁38。

²⁰同上註。

²¹本文所引緯書佚文資料，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編之《緯書集成》為主。《緯書集成》收錄黃奭輯：《逸書考·通緯》。《河圖帝覽嬉》曰：「西方之星，其屬五十，其合八十五度，奎居西之中七度，經以聯之，緯以綜之。」頁1588。《易是類謀》曰：「候終以季月八日，考經緯用事之氣，不效立五德鄙之期，算其節以吹律，卜名以糾胥，必視熒惑所在，以知亡象所次失之，到逆災見亂相屠。」《通緯》，頁1685。《詩含神霧》曰：「五緯合，王更紀。」《通緯》，頁1730。《春秋命曆序》曰：「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四萬五千年，日月五緯一輪轉，天皇出焉，號曰防五。」《通緯》，頁1979。《春秋內事》曰：「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犧乃合，故以為元。」頁1982。《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包。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宋均曰：「緯，五緯也。」頁1986。

²²《漢書·律曆志》卷二十一上：「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頁985。

²³王先謙：《釋名疏證補》（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307。



蘇輿將「緯」比傳於經，明確指出，「緯」是指書名如《易緯》、《詩緯》諸書。陳槃〈讖緯釋名〉考證稱：「『緯』之稱，大氏可能早推至于昭、宣帝之世。」²⁴又說：「『緯』之稱雖遠自西漢中世，然稱謂猶未固定也，故又有『經讖』之目。」²⁵其結論是：

按：方士化之儒生以「讖」附經，因名為「緯」。「經」「緯」相對之稱。今乃曰「經讖」，不曰「緯」，可知是時「緯」稱猶未甚著，故或以為「緯」，或以為「經讖」。即中興以後，「緯」之一名，猶未約定俗成，故章帝建初四年詔儒會白虎觀，講論經義，令班固撰集其書。班于諸讖緯或直稱其篇目，……或曰傳，……或曰說，……或曰讖，無稱「緯」者。蓋讖書之說，流傳既久。「緯」名後起，普遍使用，故非一朝一夕之效也。²⁶

依陳槃之意，在班固撰集《白虎通》時，尚未有以「緯」名書之風氣，即使有緯書之實，亦無緯書之名，「緯」是「讖」之別名，作意在附經。黃復山明確指出：「以現存文獻考之，賦予圖讖以『緯』名者，當以鄭玄為始。」²⁷陳槃、黃復山二人所言，均以為「緯書」與「讖」或「圖讖」只是「異名同實」；若有所辨，亦只是在歷史時序上，名稱之出現有先後之別。黃復山《漢代《尚書》讖緯學述》言：

光武帝宣布圖讖八十一卷，其後明、章以下諸帝所極力倡導，迄至漢末鄭玄所注群緯，皆此八十一卷也。是以今日讖緯學者所引據含鄭玄注文之緯書輯本，亦即光武之官定圖讖也。²⁸

換言之，東漢初期並無以「緯」稱書名。光武帝宣布八十一卷「圖讖」，因為依附經書，始更名為「緯書」，故「緯書」是從「圖讖」分化而來；而以「緯」稱「圖讖」或「讖記」者，乃是白虎觀會議（79）之後，鄭玄（127—200）為始。

《後漢書·蘇竟傳》曰：

²⁴ 〈讖緯釋名〉該篇收錄於《史語所集刊》十一本，頁307。

²⁵ 同上註。

²⁶ 同上註。

²⁷ 黃復山：〈「讖」「緯」異名同實考辨〉，《兩漢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1995年5月），頁108。

²⁸ 黃復山著：《漢代《尚書》讖緯學述》（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頁73。

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²⁹

注曰：「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李賢言東漢時所稱之祕經，即後世所說之緯書；而對緯書內容之描述，即是圖讖性質。又《後漢書·方術列傳》曰：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³⁰

注曰：「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圖讖有內學之稱，但八十一篇圖讖，並非全部改易成緯書；而緯書則皆以圖讖為底本。

《後漢書·方士列傳》曰：樊英「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³¹注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³²

李賢注七緯，共三十五篇。此說與《隋書·經籍志》稱：「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稍有出入。《隋書·經籍志》曰：

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

²⁹ 《後漢書》卷三十上，頁1043。

³⁰ 《後漢書》，頁2705。

³¹ 《後漢書》，頁2721。

³² 同上註，頁2721—2722。

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侯〉、〈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³³

李賢所注與《隋志》所列，不僅在數量上不一致，同一篇名之分類亦多有出入。如：〈推度災〉、〈含神霧〉、〈汜曆樞〉、〈鉤命決〉、〈援神契〉等五篇，《隋志》稱在「七經緯」之外，而李賢所注則將以上五篇納入「七緯」之內，可見意見之分歧。³⁴細推李賢之注不知所從何本，未可全信；³⁵而《隋志》與《漢書》張衡所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之數若合：「河洛五九」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九聖之所增演三十篇，合則四十五篇；「六藝四九」即孔子所作「七經緯」三十六篇；此八十一篇「緯書」當與圖讖關係密切。

東漢光武帝「宣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張衡傳》曰：「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后人皮傳，無所容篡。」李賢注曰：「《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³⁶是知「河圖洛書」四十五篇與「六藝」三十六篇，即是以光武帝所定之圖讖為底本。故張衡〈請禁絕圖讖疏〉中舉證曰：「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張衡言「八十篇」，蓋取其整數而言。荀悅《申鑒》曰：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³⁷

³³ (唐)魏徵等著：《隋書·經籍志》(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卷三十二，頁941。

³⁴ (清)蔣清翊著：《緯學源流興廢考》(日本研文出版據蔣氏雙唐碑館刊本景印)，其書卷上「題目」曰：「清翊按：《隋書志》云「七經緯」三十六篇，而〈樊英傳〉注只三十五篇。又：〈推度災〉、〈汜曆樞〉、〈含神務〉、〈勾命決〉、〈援神契〉五書，《隋志》不在三十六篇之列，與《樊英傳》注又不同。」

³⁵ 陳槃於〈讖緯釋名〉一文中，分析《隋志》與李賢注之差異時亦稱：「即此一端，可見所謂『讖』『緯』，去取之間，彼此漫無標準，各以己意為之。唯其如此，故賢注三十六緯之目，東拼西湊，無以充其數，故止於三十五篇也。」頁313。

³⁶ 《後漢書》，頁1913。

³⁷ (東漢)荀悅著：《申鑒》(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四庫善本叢書子部影印)，卷第三〈俗嫌〉，頁7-8。

此言亦以緯書為圖讖之書八十一篇。黃復山考據得出結論言：「是以今日讖緯學者所引據含鄭玄注文之緯書輯本，亦即光武之官定圖讖也。」故「讖緯」篇目，當以八十一篇為主，而「緯書」，則以三十六篇為準。此亦極可能是終東漢之世所流傳緯書篇目之全數。

漢末以後，圖讖、緯書屢遭後世帝王燔禁。《隋書·經籍志》曰：

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³⁸

由於政治干涉，民間所流傳之讖緯圖籍不復存在，加以歷代禁絕，這些圖書至宋代幾乎喪失殆盡，致使後學無法目睹緯書原來面目。³⁹

（三）「讖」、「緯」分與合

「讖」、「緯」二詞，在東漢時交互指涉。王鳴盛（1722—1797）曰：「緯者，經之緯也。亦稱讖。」⁴⁰俞正燮（1775—1840）曰：「緯固在讖。讖，舊名也。」⁴¹陳槃〈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讖緯互辭考」，舉證歷歷，辨之尤詳。⁴²是以「讖」、「緯」兩者之於讖緯思想概念中，在東漢時代，並無嚴格之區分；並且相互依存、相互支援。唯須特別釐清，「讖」、「緯」兩詞在稱謂上之互通，肇始於鄭玄之世，於此之前，多只是觀念上混淆而已；至少，東漢章帝建初四年，所謂班固撰集之「白虎通」，尚未直接稱呼圖讖為緯書。

雖然，「讖」、「緯」兩詞有互稱之事實，但是不能就此斷言「讖」、「緯」兩詞在當時即是「異名同實」；⁴³「讖」、「緯」兩詞指涉意義與重點，均有所區分。儘管陳槃認為：「由『讖』至『緯』，不過形式上一轉變，從而標新名目。其實質則

³⁸ 《隋書·經籍志》，頁941。

³⁹ 鍾肇鵬著：《讖緯論略》（臺北：洪葉文化，1994年）頁35。書中蒐集有關禁止讖緯大事，自漢至明，製成簡表，並標明朝代、禁讖緯者、主要內容、出處等項，方便參考。

⁴⁰ （清）王鳴盛：《蛾術編》（臺北：信誼書局印行，1976年），頁118。

⁴¹ （清）俞正燮：《癸巳類稿》（臺北：世界書局印行，1960年），卷十四〈緯書論〉，頁542。

⁴² 陳槃：〈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1971年《史語所集刊》第二一本，頁34。

⁴³ 殷善培在《讖緯思想研究》言：「讖緯名義從圖緯到圖讖，再從圖讖到圖緯、經緯，最後互辭混稱，這一名義變化現象在漢代思想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不宜以混稱無別來權為解說。」（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頁40。

『讖』『緯』一也。」⁴⁴但是陳槃仍然強調，「從其占驗言之則曰讖；從其附經言之則曰緯」，⁴⁵顯示「讖」、「緯」兩詞，仍然有所區別。蔣清翊指出：

平子言：「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又言：「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則緯與讖在東漢原不相混。⁴⁶

前已述及，張衡謂「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者，是指具有科學實證，與天文歷法有關之「讖書」，或稱「緯」；而「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之「不占之書」，即是指「讖」或「圖讖」；張衡主張「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公開呼籲反對圖讖，而非反對與天文歷法有關之「讖書」，或稱「緯」。

所謂「讖緯」，含意頗為繁複，以「讖」為共名者，是強調「讖緯」之本質為「讖」，但是卻無法彰顯「讖」在東漢時之發展流變；以「緯」為共名者，可以點出「讖緯」之時代意義，卻掩蓋「緯」之本質仍是「讖」；並且，「讖緯」含意不僅是「讖」與「緯」，而且包含「符」、「錄」、「圖」、「書」、「候」等與「讖」相同質性之典籍。以「緯」名圖讖始於鄭玄，而鄭玄以「緯」名圖讖，乃是將「讖」在漢代演化過程彰顯出來。黃復山言：

自王莽藉符命篡位，光武以讖語中興，乃詔儒臣校定圖讖，除纂輯前世之《河圖》、《洛書》與眾多讖語外，更擷取《公羊春秋》、《春秋繁露》、《尚書大傳》、《韓詩外傳》等儒家經籍以為比傳，三十載後乃宣布圖讖八十一篇於天下，定為官本，斯學乃勃然興盛。⁴⁷

黃復山所言，即是「讖緯」寓意之所在。「讖緯」之本質，仍是「讖」，或稱「圖讖」、「讖記」，其後因為比附經學，而有「緯」之名。

至於「讖緯」全部思想內容，陳槃言：「如〈孟荀列傳〉所述騶書內容，則與吾

⁴⁴ 陳槃：〈讖緯釋名〉，1971年《史語所集刊》第十一本，頁302。

⁴⁵ 〈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頁24。

⁴⁶ 《緯學源流興廢考》，頁12。

⁴⁷ 《漢代《尚書》讖緯學述》，頁77。

人現在所見之讖緯，並無二致，謂史公所述即為整部讖緯之大綱扼要，未嘗不可。」⁴⁸ 陳槃稱《史記·荀卿列傳》中有關騶衍學說之描述，差可概括讖緯之思維規模。⁴⁹ 顧頡剛分析讖緯內容，「有釋經的、有講天文的、有講歷法的、有講神靈的、有講地理的、有講史事的、有講文字的、有講典章制度的」，⁵⁰可見讖緯思想所論述之內容範圍相當廣泛。簡言之，「讖緯」，是起源於語意隱微，事有效驗之讖語；漢代發展成王者受命之徵驗「圖讖」、「讖記」；至東漢轉向比附經學，宣稱是仲尼閉門之作之「緯書」。其內容，大致是一種建構宇宙圖式、詮釋政治權力、規範人倫秩序、以及安排客觀知識等諸問題之思維方式。

二、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

(一) 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

東漢章帝建初元年（76），楊終上疏曰：

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⁵¹

楊終指陳當時「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建議章帝，效法西漢「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之「石渠故事」，建立學術傳統，以為後世典範。《後漢書》稱

⁴⁸ 陳槃著：〈讖緯溯原上〉，收錄於《史語所集刊》一一本，頁318。

⁴⁹ 《史記·荀卿列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名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卷七十四，頁2344。

⁵⁰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⁵¹ 《後漢書·楊終列傳》卷四十八，頁1599。

「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顯示楊終上疏與白虎觀會議具有因果關係，楊終並且參與三年後之白虎觀會議。

建初四年（79），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後漢書·章帝紀》曰：

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⁵²

章帝詔書陳述，自西漢武帝「建立《五經》，為置博士」之後，儒學發展日益蓬勃，宣帝增立大、小《夏侯尚書》、《京氏易》，東漢光武帝，則「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經學發展之結果，造成章句之學煩多，故光武帝時「議欲減省」，「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此乃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因素。白虎觀會議之程序：首先由魏應制問，其餘如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諸生、諸儒等與會者，講議《五經》同異，再命淳于恭記錄講議結果，上奏，最後由章帝稱制臨決，會議程序一如西漢宣帝甘露三年（B.C.51）之「石渠故事」。白虎觀又稱白虎殿，在未央宮之內，⁵³因會議在白虎觀處，故所作議奏名之曰「白虎議奏」，李賢注之曰：「今《白虎通》。」《隋志》以後，便通稱白虎觀會議資料為「白虎通」。

《後漢書·儒林列傳》又載：

⁵² 《後漢書·章帝紀》卷三，頁137—138。

⁵³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釣弋等殿。又有殿閣三十有二，有：壽成、萬歲、廣明、椒房、清涼、永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鳳皇、通光、曲臺、白虎等殿。」撰人不詳（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據《平津館叢書》本影印）頁7。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⁵⁴

《後漢書·儒林列傳》稱此會議資料為「通義」，故《新唐書·藝文志》以降史書，有「白虎通義」之名。又，《後漢書·班固列傳》載：

（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⁵⁵

《後漢書·班固列傳》稱此會議資料為「白虎通德論」，《崇文總目》以降史書，以此稱之。

《後漢書》記錄白虎觀會議之事跡頗為詳實，但是對於會議之卷帙文獻，卻語焉不詳，前後不一，或稱「白虎議奏」、「通義」、「白虎通德論」，甚且未有「白虎通」之名。因此，後世史書目錄對此一會議卷帙，名稱分歧，而後世學者對白虎觀會議卷帙之名稱與性質，亦有不同見解。

章帝建初四年詔書，揭示白虎觀會議宗旨目的有三：其一，經學之師法、家法勃興，以至「《五經》章句煩多」，遂有「議欲減省」之需求；因此，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主要在試圖透過會議之手段以解決當時「《五經》章句煩多」之經學問題。其二，章帝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與會者之身分，涵蓋官方學術各層，甚至「帝親稱制臨決」，會議盛況可謂空前；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是希望達到「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目的。其三，白虎觀會議之進行，係採「諸儒共正經義」之方式，由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最後結論由章帝親稱制臨決，藉此達到「講議《五經》同異」之目的；而這種以天子詔開會議討論經學問題之方式，乃是仿倣西漢宣帝甘露之「石渠故事」，此亦是呼應楊終疏中所言之「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之建議。因此，推論白虎觀會議卷帙之著述性質，當以討論經學章句相關問題為宗旨，以西漢甘露石渠故事為模仿對象，以「講議《五經》同異」為目的。換言之：白虎觀會議之卷帙，理應以討

⁵⁴ 《後漢書·儒林列傳》卷七十九上，頁2546。

⁵⁵ 《後漢書·班固列傳》卷四十下，頁1373。

論《五經》為內容，以石渠故事為形式範本，方能符合史書對白虎觀會議事跡之記載。

（二）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

白虎觀會議後，至東漢蔡邕（133—192）中平六年（189）作〈巴郡太守謝版〉，始呼「白虎議奏」；⁵⁶百年之間（79—189），所謂白虎觀會議之「卷帙」，無人聞問。洪業考證：「所以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引也。」⁵⁷直至魏代繆襲（186—245）開始引述《白虎通》文句；⁵⁸至於《白虎通》完整文本重現於世，則在千年以後。

《白虎通》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元代張楷記述曰：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水監歷常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翌日攜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書舊本，公名世常字平父，迺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於學，將鏤板以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⁵⁹

《白虎通》完整文本，元代之前甚為罕見。李顯翁持劉平父家所藏是書善本見張楷，東平郡守並允然以此書鏤板重印，以廣流傳，時在元代大德九年四月（1305），此即所謂「元大德本」《白虎通》。

盧文弨（1717~1795）於清代乾隆四十九年九月（1784）重新校刻《白虎通》。曰：

案：古書不宜輕改，此論極是。……特初就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校訂付雕，於其語句通順者，不復致疑。後得小字宋本，元大德本參校，始知何本間有更

⁵⁶ 蔡邕作〈巴郡太守謝版〉曰：「詔書前後，賜石鏡壹《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東漢）蔡邕：《蔡中郎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十萬卷樓叢書》本），卷八，頁3。《蔡中郎集》（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集部》據《海原閣校刊本》校刊），王昶考證蔡邕作〈巴郡太守謝版〉當於中平六年，見附「中郎年表」，頁6。

⁵⁷ 洪業著：〈《白虎通》引得序〉（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1931年），頁9。

⁵⁸ 洪業〈《白虎通》引得序〉考證曰：「《南齊書禮志》（卷九上，建元元年，王儉議郊殷之禮）載魏繆襲引『《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頁9。

⁵⁹ （東漢）班固等撰：《白虎通》（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抱經堂叢書》本影印）「白虎通序」，頁1。

改之處，因亟加刊修以還舊觀，書內不能改者，具著其說於補遺中。⁶⁰

元明以來，訛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間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⁶¹

盧文弨校刻《白虎通》，乃依《漢魏叢書》元大德本之重印本，並沿用舊名「白虎通」。然於校訂付雕之際，盧文弨始見南宋以前「小字舊刻本」，「因亟加刊修以還舊觀」，遂捨棄小字宋本；而其所刻之版本與小字宋本相參校，間有更改者，具著於「補遺」之中，此即《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

盧文弨所校刻之《白虎通》，所據明代新舊版本有五種：⁶²

- 一，明遼陽傅鑰本。
- 二，明新安吳賄本。
- 三，明新安程榮本。
- 四，明武林何允中本。⁶³
- 五，明錢塘胡文煥本。

盧文弨主要是以何允中之《漢魏叢書》本校訂，並「據莊（述祖）校本覆校並集眾家」而成，此即《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

抱經本《白虎通》目錄，下以表格羅列。

《白虎通》目錄⁶⁴

卷數	篇名	章 名		
第一卷	爵	天子為爵稱	制爵三等五等之義	內爵
		天子諸侯爵稱之異	王者太子稱士	婦人無爵
		庶人稱匹夫	爵人於朝封諸侯於廟	追賜爵
		諸侯襲爵	天子即位改元 (共十一章)	

⁶⁰ 抱經本《白虎通》「元大德本跋後」，頁1。

⁶¹ 抱經本《白虎通》「校刻白虎通序」，頁1。

⁶² 抱經本《白虎通》「白虎通讎所據新舊本并校人姓名」，頁1。

⁶³ 盧文弨注曰：「明武林何允中本，四卷。今本多就此本訂正。」

⁶⁴ 本表格所列《白虎通》目錄之卷數、篇名、章名，悉依抱經本《白虎通》。（東漢）班固等撰：《白虎通》（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抱經堂叢書》本影印）。

卷數	篇名	章 名			
	號	皇帝王之號	王者接上下之稱	君子為通稱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	伯子男於國中得稱公 (共五章)		
	諡	總論諡	帝王制諡之義	諡天子於南郊	
		天子諡諸侯	卿大夫老有諡	無爵無諡	
		諡后夫人	號諡取法 (共八章)		
	五祀	總論五祀	大夫已上得祭	五祀順法五行	
		祭五祀所用牲 (共四章)			
	社稷	總論社稷	歲再祭	天子諸侯祭社稷所用牲	
		王者諸侯兩社	誠社	社稷之位	
		大夫有社稷	名社稷之義	社無屋有樹	
		王者親祭	社稷之壇	祭社稷有樂	
		祭社稷廢禮 (共十三章)			
	第一卷下	禮樂	總論禮樂	太平制作	帝王之樂
			天子諸侯佾數	王者六樂	四夷之樂
			歌舞異處	降神之樂	侑食之樂
五聲八音			通論異說 (共十一章)		
封公侯		三公九卿	封諸侯	設牧伯	
		諸侯卿大夫	封諸侯制土之等	封諸侯親賢之義	
		夏封諸侯	諸侯繼世	立太子	
		昆弟相繼	為人後	興滅繼絕之義	
		大夫功成未封得封子	周公不之魯 (共十四章)		
京師		建國	遷國	京師	
		三代異制	制祿	諸侯入為公卿食菜	
		太子食菜	公卿大夫食菜 (共八章)		

卷數	篇名	章 名		
第二卷	五行	總論五行	五行之性	五味五臭五方
		陰陽盛衰	十二律	五行更王相生相勝變化之義
		人事取法五行之義 (共七章)		
	三軍	總論三軍	王者征伐所服	告天告祖之義
		商周改正誅伐先後之義	天子自出與使方伯之義	兵不內御
		遣將於廟	受兵還兵	師不踰時
		大喪伐畔 (共十章)		
	誅伐	誅不避親	不伐喪	討賊之義
		誅大罪	父殺子	誅佞人
		復讎	總論誅討征伐之義	冬至休兵 (共九章)
第二卷下	諫諍	總論諫諍之義	三諫待放之義	士不得諫
		妻諫夫	子諫父	五諫
		記過徹膳之義	隱惡之義 (共八章)	
	鄉射	天子親射	射侯	總論射義
		鄉飲酒	養老之義 (共五章)	
	致仕	(一章)		
	辟雍	總論入學尊師之義	父不教子	師道有三
		辟雍泮宮	庠序之學	靈臺明堂 (共六章)
	災變	災變譴告之義	災異妖孽異名	霜電
		日月食水旱 (共四章)		
耕桑	論王與后親耕親桑之禮 (一章)			
第三卷	封禪	封禪之義	符瑞之應 (共二章)	
	巡狩	總論巡狩之禮	巡狩以四仲義	巡狩述職行國行邑義
		祭天告祖禩載遷主義	諸侯待於竟	巡狩舍諸侯祖廟

卷數	篇名	章名			
		三公從守	道崩歸葬	太平乃巡狩義	
		五嶽四瀆 (共十章)			
	考黜	總論黜陟	九錫	三考黜陟義	
		諸侯有不免黜義 (共四章)			
	王者不臣	三不臣	五暫不臣	諸侯不純臣	
		不臣諸父兄弟	子為父臣異說	王臣不仕諸侯異義	
		五不名 (共七章)			
	著龜	總論著龜	著龜尺寸	決疑之義	
		龜著卜筮名義	筮必於廟	卜筮方向	
		卜筮之服	占卜人數	先筮後卜	
		灼龜	埋著龜	周官卜筮及取龜義 (共十二章)	
	聖人	總論聖人	知聖	古聖人	
		異表 (共四章)			
	八風	論八風節候及王者順承之政 (一章)			
	商賈	(一章)			
		瑞贄 ⁶⁵	諸侯朝會合符信	五瑞制度名義	合符還圭之義
			見君之贄	私相見贄	婦人之贄
子無贄臣有贄 ⁶⁶ (共七章)					
第三卷下	三正	改朔之義	改朔征伐先後 ⁶⁷	三正之義	
		改正右行	正言月不言日	改正不隨文質	
		百王不易之道	存二王之後	文質 (共九章)	
	三教	聖王設三教之義	三教始於夏	三教所法	

⁶⁵ 盧文弨注曰：「俗本作文質，今訂正其文質章本在下三正篇。」

⁶⁶ 盧文弨注曰：「案此與闕文朝聘篇互有異同，今各仍之。」

⁶⁷ 盧文弨注曰：「重出略有異同。」

卷數	篇名	章 名		
		總論教	三教所以失	論三代祭器明器之義 (共六章)
	三綱 六紀	總論綱紀	三綱之義	綱紀所法
		六紀之義	詳論綱紀別名之義 (共五章)	
	情性	總論性情	五性六情	五藏六府主性情
		六情所配之方	魂魄	精神(共六章)
	壽命	論三命之義 ⁶⁸ (一章)		
	宗族	論五宗	論九族(共二章)	
	姓名	論姓	論氏	論名
		論字(共四章)		
	第四卷	天地	釋天地之名	論天地之始
論天地何以無總名			論天行反勞於地 (共五章)	
日月		日月右行	日月行遲速晝分夜之 義	釋日月星之名
		晝夜長短	月有大小	閏月(共六章)
四時		論歲	四時	三代歲異名
		朝夕晦朔(共四章)		
衣裳		總論衣裳	裘	帶
		珮(共四章)		
五刑		刑罰科條	刑不上大夫義 (共二章)	
五經		孔子定《五經》	《孝經》《論語》	文王演《易》
		伏羲作八卦	《五經》象五常	《五經》之教
		書契所始(共七章)		
嫁娶		總論嫁娶	嫁娶不自專	嫁娶之期
		贄幣納徵納采辭	親迎授綏	遣女戒女

⁶⁸ 盧文弨注曰：「當與前篇合為一篇。夫子過鄭八十三字，文義不類，疑後人誤鈔入。」

卷數	篇名	章 名		
		昏禮不賀	授綏親迎辭	父醮子辭
		不先告廟義	廟見	嫁娶以春
		妻不得去夫	天子諸侯適媵之義	卜娶妻
		人君宗子自娶	大夫受封不更聘	世子與君同禮
		天子必娶大國	諸侯不娶國中	同姓外屬不娶
		同姓諸侯主昏	卿大夫士妻妾之制	人君嫡死媵攝
		嫁娶變禮	婦人有師傅	事舅姑與夫之義
		不娶有五	出婦之禮	王后夫人
		妻妾	論嫁娶男女夫婦婚姻名義	閉房開房之義 (共三十三章)
第四卷下	紼冕	紼	總論冠禮	皮弁
		冕制	委貌母追章甫	爵弁 ⁶⁹ (共六章)
	喪服	諸侯為天子	庶人為君	臣下服有先後
		論三年喪義	衰絰	杖
		倚廬	喪禮不言	變禮
		婦人不出竟弔	三不弔	弟子為師
		私喪公事重輕義	奔喪	哭位
		論周公以王禮葬 (共十六章)		
	崩薨	崩薨異稱	天子至庶人皆言喪	天子赴告諸侯
		諸侯奔大喪	臣赴於君	諸侯赴鄰國
		諸侯夫人告天子	諸侯歸瑞圭	天子弔諸侯
		君弔臣	含斂	贈襚賻贈
		殯日	三代殯禮	天子舟車殯
		祖載	棺槨厚薄之制	尸柩
		葬	兆域	合葬
		墳墓 (共二十二章)		

⁶⁹ 盧文弨注曰：「當與衣裳篇合為一篇。」

卷數	篇名	章名		
闕文	郊祀			
	宗廟			
	朝聘			
	貢士			
	車旂			
	田獵			
	雜錄			
今本四十三篇闕文	封禪			
	五刑			
	嫁娶			

抱經本《白虎通》目錄共：四卷（各分上、下），四十三篇（不含闕文），三百一十一章。⁷⁰其「闕文」以下七篇，乃莊述祖（1750—1816）所輯，盧文弨校刊增訂，為舊本所無。

至於卷數問題，抱經本盧文弨於第一卷注曰：「本書六卷，宋本廣為十卷，俗本又合為四卷，今不得古書校正卷數篇目，姑仍其舊。至於錯簡失編，皆分注各題下如左。」史書記載《白虎通》之卷數，自《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皆稱六卷，宋《崇文總目》始稱十卷，盧文弨所見小字宋本即分十卷，⁷¹且元大德九年之刻本亦分十卷；⁷²盧文弨校刻乃依俗本，故分四卷。

（三）《白虎通》引讖緯文句

自盧文弨重新刊刻元大德本《白虎通》之後，帶動一波研究《白虎通》卷帙與東漢白虎觀會議事跡之風氣。陳立疏證《白虎通》，感嘆欲「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

⁷⁰ 抱經本《白虎通》每篇內又分章，各立章名，舊本所無。陳立《白虎通疏證》「右論天子為爵稱」下注曰：「舊無細目，今依盧本。」是知陳立承襲盧本分章，改稱「細目」，兩本之章名、細目，並無明顯差異；兩本最大不同，在於抱經本〈誅伐〉「復讎」、「總論誅討征伐之義」、「冬至休兵」三章，陳立本之次序調整為「冬至休兵」、「復仇」、「總論誅討征伐之義」。（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臺北：廣文書局，據光緒元年春淮南書局刊影印，1987年），頁10。

⁷¹ 抱經本「《白虎通》校勘補遺」曰：「此書剞劂將竣，海寧吳槎客以小字舊本見示，目錄前略有小序云：凡十卷。今作上下卷。云其細目，上作圓圍者凡十，此必十卷之舊也。」頁1。

⁷² 抱經本「《白虎通》校勘補遺」曰：「後於蘇州朱文游家又借得小字本上卷，乃影鈔者，吳本有模糊處，鈔本皆分明，并借得元大德九年刻本，分十卷。」頁1。

隱抉微」，有四大難題；⁷³其中，《白虎通》卷帙引述讖緯文句，即是難題之一。陳立曰：

至若緯著七篇，讖傳百首，《鑿度》、《運樞》之說，《推災》、《考耀》之文，敘郊邱則旁徹《禮經》，論始際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易》爻指晰，雖雜以占候，未底于醇，而徵諸遺經，間合乎契。故皆以讖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僭偽謬託，履鼎雜陳，遂禁絕于天監之年，燔滅于開皇之世，華容著錄，片羽僅存，候官集遺，塵珠略見，而欲旁搜星緯，遠索苞符，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⁷⁴

陳立以為，東漢初期是讖緯流行時代，讖緯與經學合流，甚至具有斷禮、儷經之學術價值，故有「內學」之稱。至梁天監年間以後，讖緯遂遭禁絕、焚燬，僅存隻字片語，散落異處。如今《白虎通》之中，《五經》雜以讖記之文，經學與讖緯思想交織；如何尋索讖緯原典出處，重建經、緯合流之絕學，是疏證《白虎通》難題之一。

以下以陳立《白虎通疏證》為底本，表格羅列《白虎通》引讖緯文句。

《白虎通》引讖緯簡表⁷⁵

卷數	篇名	引讖緯篇名	引文
卷一	〈爵〉	〈援神契〉曰	「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頁6）
		〈鉤命決〉曰	「天子，爵稱也。」（頁6）
		〈中侯〉曰	「天子臣放助。」（頁8）
		〈含文嘉〉曰	「殷爵三等，周爵五等。」（頁11）
		〈中侯〉曰	「廢考，立發為太子。」（頁39）
卷二	〈號〉	〈鉤命決〉曰	「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驚。」（頁56）
卷三	〈社稷〉	〈援神契〉曰	「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頁100）

⁷³ 《白虎通疏證》「自序」，頁1-3。

⁷⁴ 《白虎通疏證》「自序」，頁2。

⁷⁵ 本表所列卷數、篇名、引讖緯篇名、引文與頁數，悉依陳立《白虎通疏證》。

卷數	篇名	引識緯篇名	引文
卷四	〈五行〉	〈元命苞〉曰	「土無位而道在，故大一不與化，人主不任部職。」 (頁201)
卷五	〈誅伐〉	〈孝經識〉曰	「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頁260)
		〈春秋識〉曰	「戰者，延改也。」 ⁷⁶ (頁265)
	〈諫諍〉	〈援神契〉曰	「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頁272)
	〈鄉射〉	〈含文嘉〉曰	「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 (頁288)
卷六	〈辟雍〉	〈論語識〉曰	「五帝立師，三王制之。」(頁303)
	〈災變〉	〈援神契〉曰	「行有點缺，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 (頁318)
		〈春秋潛潭巴〉曰	「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頁319)
		〈樂稽耀嘉〉曰	「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 (頁320)
卷八	〈三教〉	〈樂稽耀嘉〉曰	「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頁438)
	〈三綱六紀〉	〈含文嘉〉曰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頁442)
			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頁442)
	〈性情〉	〈鉤命決〉曰	「情生于陰，欲以時念也。性生于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頁451)
		〈樂動聲儀〉曰	「官有六府，人有五藏。」(頁453)
		〈元命苞〉曰	「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

⁷⁶ 本條文抱經本《白虎通》所無。

卷數	篇名	引讖緯篇名	引文
			精，上為虛尾。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頁457）
卷九	〈姓名〉	〈刑德放〉曰	「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頁481）
	〈天地〉	〈乾鑿度〉云	「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頁501）
	〈日月〉	〈含文嘉〉曰	「計日月右行也。」（頁503）
		〈刑德放〉曰	「日月東行。」（頁503）
		〈感精符〉曰	「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頁504）
		〈援神契〉曰	「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頁505）
〈讖〉曰	「閏者，陽之餘。」（頁509）		
卷十一	〈崩薨〉	〈禮稽命徵〉曰	「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頁651）
		〈含文嘉〉曰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頁661~662）
卷十二	〈郊祀〉 ⁷⁷	〈易乾鑿度〉云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頁663）

三、《白虎通》引讖緯商榷

（一）白虎觀會議宗旨與讖緯

楊終上疏，指陳「章句之徒，破壞大體」，而章帝建初四年詔書，重申「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因此，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宗旨目的，是冀望透過「欲使諸儒共正經義」，「講議《五經》同異」之方式，解決因為章句氾濫所產生之經學問題。從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宗旨目的而言，則《白虎通》引述讖緯文句三十二條，頗為突兀。

⁷⁷ 陳立《白虎通疏證》注曰：「此下闕文，並莊氏述祖補。」

其一，「讖緯」非《五經》範疇。章帝詔書明白宣示，召集太常以下至諸生、諸儒會白虎觀，會議目的是「講議《五經》同異」。《五經》係指：《易》、《尚書》、《詩》、《禮》、《春秋》五部由太常博士職掌之經書。⁷⁸讖緯縱使矯稱仲尼之作，並有「儷經」、「內學」之稱；但是，《五經》各有太常博士學官職掌，讖緯終究非《五經》之屬，則章帝指派白虎觀會議之與會者，豈容讖緯混雜會議其中？甚至最終讓讖緯作成會議結論？

其二，「讖緯」非章句之學。縱使光武帝「宣布圖讖於天下」，圖讖具有法定地位，然而，讖緯既非《五經》原有之章句，白虎觀會議豈會出現讖緯？並且，「《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是白虎觀會議之既定目標，則會議中討論讖緯，豈不是公然違背章帝詔書意旨？又，白虎觀會議議欲減省章句，猶恐未逮，頻添讖緯，不啻徒增會議困擾，治絲益棼？

此外，《白虎通》文本不僅引述《五經》與「讖緯」，甚至雜引《論語》、《孝經》、《爾雅》、《管子》等非《五經》之文。合計《白虎通》引述典籍，大致歸納凡十一類（經與傳合為一類），共五百九十六則。各類典籍佔全書引述之總數比例如下：

《禮》類：231則（38.75%）

《春秋》類：114則（19.12%）

《書》類：79則（13.25%）

《詩》類：58則（9.73%）

《論語》類：51則（8.55%）

「讖緯」類：32則（5.36%）

《易》類：20則（3.35%）

《孝經》類：9則（1.51%）

《爾雅》：1則（0.16%）

《管子》：1則（0.16%）⁷⁹

依此統計數字，呈現以下意義：其一，《白虎通》引述典籍，屬《禮》類為最大宗（38.75%），佔全書引文總數近四成，《春秋》類有二成，《書》類一成三，《詩》近一成，《易》類則不過百分之四。由此可知，《白虎通》引述《五經》經與傳，不符比例原則。其

⁷⁸ 《白虎通》〈五經〉篇曰：「《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

⁷⁹ 周德良：《〈白虎通〉研究——〈白虎通〉暨〈漢禮〉考》（上、下）（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十四編第2、3冊，2012年），考參上冊，頁27—31。

二，《白虎通》引述典籍之對象，不以《五經》為限，明顯違反章帝詔書「講議《五經》同異」旨意。其三，「讖緯」次數多過《易》類，在「講議《五經》同異」之經學會議，有喧賓奪主之嫌。

最後，縱使讖緯有「儷經」、「內學」之性質，依附經學而稱「緯書」，但是，《白虎通》時尚未以「緯」稱「讖」；並且，《白虎通》直接稱「讖」者，有：〈孝經讖〉、〈春秋讖〉、〈論語讖〉、〈讖〉；甚至引述不在七緯之〈中侯〉、〈論語讖〉。由《白虎通》文本引述讖緯文句觀察，章帝詔書揭示「講議《五經》同異」之會議宗旨，並未確實落實在白虎觀會議之中；換言之，《白虎通》卷帙引述「讖緯」，與白虎觀會議事跡不相應。

（二）《白虎通》引讖緯與國憲性質

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乃是以天子之名，動員太常博士學官系統，以講議方式解決經學章句煩多問題；因此，《白虎通》卷帙出現讖緯文句，顯然與會議事跡不相應。然而，自清代以降，諸多學者一方面肯定《白虎通》具有國憲、禮制性質，一方面則為《白虎通》卷帙內之讖緯，提出種種解釋。莊述祖曰：

《白虎通義》雜論經傳。……《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傳以讖記，援緯證經，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後靈台郊祀，皆以讖決之，風尚所趨然也。故是書論郊祀、社稷、靈臺、明堂、封禪，悉櫟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主之好，以緄道真，違失六藝之本，視石渠為駁矣。⁸⁰

莊述祖明確指出，光武帝因以《赤伏符》即位天子，其後靈台郊祀，皆以讖決之，顯示光武帝帶動讖緯流行。因此，《白虎通》（莊述祖正名為「白虎通義」）內文「雜論經傳」，「《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傳以讖記，援緯證經」，乃是風尚所趨，並附世主之所好。莊述祖肯定《白虎通》是出自白虎觀會議之卷帙，將《白虎通》出現讖緯之詭異現象，歸咎於「附世主之好」所導致之「風尚所趨然也」。

林麗雪則言：

尤其遺憾的是，儘管白虎通全書處處透露出漢儒企圖賦予大一統專制政體新的政治理想和內容的苦心，譬如它主張「崇禮樂教化」（禮樂篇）、「刑以佐德

⁸⁰ 〈白虎通義攷〉，頁6-7。

助治」(五刑篇)以及富團結而非壓制意義的「三綱六紀」之倫理觀等,但往往因全篇累牘援引讖緯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⁸¹

林麗雪一方面肯定《白虎通》具有國憲禮制性質,全書透露「漢儒企圖賦予大一統專制政體新的政治理想和內容的苦心」,同時,也試圖為《白虎通》「因全篇累牘援引讖緯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提出解釋。林麗雪言:

相隨著學術地位的提升,讖緯在政治的措施上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後來,章帝制漢儀,亦依讖緯立制:『元和二年下詔曰:……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白虎集議的目的既在為漢立制,豈有不引用讖緯的道理?⁸²

林麗雪解讀《白虎通》引述讖緯現象,是因為當時讖緯之學術地位,漸次提升,作用力同時擴散至政治措施;因此《白虎通》所以引述讖緯,其目的是「為漢立制」,而稍後章帝召曹褒作《漢禮》,「亦依讖緯立制」,顯示讖緯之作用已然橫跨經學與政治,並且預見經學轉為政治實用,標誌經學世俗化之階段。

黃復山(1953-)見解與林麗雪類似。黃復山言:

讖緯所以受帝王重視,並將之融入經義中,肇因殆與經學之世俗化有密切關係。……亦因其世俗化,始有樊儵、沛獻王劉輔、東平王蒼、曹褒等雜取五經、讖記以訂禮制、作《通論》等事,此亦欲用便宜行事,以達世俗致用之目的也。……經學所以如故,帝王之經學世俗化用心,當有以致之也。⁸³

黃復山肯定《白虎通》是白虎觀議論所集結之成果,⁸⁴依此前提推論,《白虎通》所以引述讖緯,「以達世俗致用之目的」,其實與經學世俗化關係密切。黃復山將東漢讖緯與經學之發展關係,導向「帝王之經學世俗化用心」,並且以此論證當時如樊儵、劉輔、王蒼、曹褒等人,雜取《五經》、讖記之文,皆是為制訂禮樂制度之世俗致用

⁸¹ 林麗雪:〈白虎通與讖緯〉,《孔孟月刊》第二十二卷第三期(1983年11月),頁25。

⁸² 〈白虎通與讖緯〉,頁22。

⁸³ 黃復山著:《東漢讖緯學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17。

⁸⁴ 黃復山言:「《白虎通》源自東漢章帝建初四年(西元七九)之白虎觀議論中,所考詳五經異同。」《東漢讖緯學新探》,頁11。

而「便宜行事」。

林聰舜（1953—）更直接點明，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其實與日後制定國憲之「熱切企圖心息息相關」。⁸⁵林聰舜言：

章帝急切想制定「國憲」，是他想藉著統一的禮制，作為帝國制度的規範，所以當時視之為「一世大典」。他召開白虎觀會議，則是因為當時經學發展過於煩瑣，支離破碎，缺乏作為帝國指導思想的作用，所以必須整合經義，欽定經學的要旨，使能有效地為朝廷服務。⁸⁶

林聰舜肯定《白虎通》具有國憲禮制性質，因此將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解釋為統一經學提供帝國指導思想作用；白虎觀會議整合經義之目的，乃是為使經學「能有效地為朝廷服務」，而《白虎通》，便是章帝利用經學達到制定國憲之理論基礎。至於《白虎通》引述讖緯，林聰舜認為是歷史發展必然結果。林聰舜言：

同樣地，讖緯之學在《白虎通》時代也與經學融合在一起，代表當時人認識世界的思維模式，《白虎通》想要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是無法排斥讖緯之學，且必然要透過讖緯之學論證其經學思想，這是儒學要順利推展下去，必然要走的一條路。⁸⁷

林聰舜認為，白虎觀會議是章帝利用經學研討成果，移作制定國憲之理論基礎，故《白虎通》便是經學為政治服務之具體成果。讖緯之學既已與經學融合為一，則《白虎通》「想要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必須「透過讖緯之學論證其經學思想」，此乃儒學發展「必然要走的一條路」。《白虎通》引述讖緯，適足以說明當時讖緯流行之樣態，亦可論證經學世俗化之過程，更與章帝欲制定國憲之事息息相關。

⁸⁵ 林聰舜言：「白虎觀會議的召開，正是與章帝制定『國憲』的熱切企圖心息息相關。我們可以把《白虎通》的產生，視為章帝制定『國憲』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且就今日的角度來看，《白虎通》的重要性甚至遠超過本想作為『國憲』的漢禮百五十篇。因為《白虎通》探討的是更為根源性的經義統一的問題，唯有作為漢帝國指導思想的經義整合成功了，才能有效論證整個體制的合理性，包括『國憲』的合理性，也才能企求『永為後世則』。」《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9），2013年），頁218。

⁸⁶ 林聰舜著：《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9），2013年），頁219。

⁸⁷ 《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頁256。

學者多同意，元大德本《白虎通》，即是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召開白虎觀會議之卷帙文獻，在此一前提下，於是：因《白虎通》卷帙具有國憲禮制性質，原是「講議《五經》同異」之白虎觀會議，淪為制定國憲禮制之前期工程；因《白虎通》卷帙引述讖緯，原是「《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之經學會議，反而融合讖緯，促使經學世俗致用。在此一前提下，「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講議《五經》同異」之經學會議，竟成制憲大會；「《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之經學會議引述讖緯，也合理化成為儒學必然要走的一條路。

（三）經學會議與制定國憲

現代學者不約而同將《白虎通》引述讖緯現象，視為漢代經學世俗致用之過程，並且肯定白虎觀會議與東漢制定禮樂之關係密切，同時又與曹褒制作《漢禮》之事相提並論。學者如此解釋，顯示《白虎通》與曹褒《漢禮》，在「讖緯」與「國憲」方面具有共通性。

《後漢書》載章帝元和二年（85）詔曰：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機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⁸⁸

章帝詔書透露制定禮憲之企圖心，且詔書中所引《河圖》、《尚書璇機鈴》與《帝命驗》，皆是讖緯之文。曹褒知章帝欲有所興作，乃上疏申論，受命之王者必要「制禮作樂」，以顯其功德。而「功成作樂，化定制禮」，乃是經世濟民之舉，亦是漢初以來諸帝共同致力之目標，因此，曹褒建請章帝，「宜定文制，著成漢禮」。⁸⁹章帝以曹褒所疏，議於太常，太常巢堪則「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⁹⁰章帝制定漢禮之事，暫時作罷。

⁸⁸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2。

⁸⁹ 曹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2。

⁹⁰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2。

章帝體會「群僚拘攣，難與圖始」，然而「朝廷禮憲，宜時刊立」，⁹¹於是元和三年（86），復下詔曰：「朕以不德，……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⁹²章帝詔書，公開徵求能有改進當時禮樂者。曹褒再次面對章帝詔書，乃歎息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⁹³

適時，章帝召班固詢問改定禮制之事。班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⁹⁴班固對於改定禮制之態度，一如解決經學問題，「宜廣招集，共議得失」。章帝曰：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⁹⁵

章帝既已體會「群僚拘攣，難與圖始」，若依班固建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終必引發更多糾紛，治絲益棼。因此，對於改定禮制之事，章帝一貫主張由一人制定，而章帝理想人選，便是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之曹褒。

《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⁹⁶

章和元年（87）正月，章帝正式敕命曹褒，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改定禮制。章帝敕曹褒集作之要點有二：其一，以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為底本，重新集作；其二，需「依禮條正」，使其集作能施行於當時。換言之，曹褒集作之基礎，乃是以叔孫通之《漢儀》為底本，參酌《禮經》博士所治之《儀禮》，與當時通用施行之禮制，並以其父所傳及自己所治之禮學而成。

⁹¹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2。

⁹²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2—1203。

⁹³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3。

⁹⁴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3。

⁹⁵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3。

⁹⁶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3。

《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⁹⁷

曹褒受命集作，乃依禮之性質與舊典秩序，撰次論及「天子至於庶人」，範圍涵蓋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其中摻雜《五經》與讖記之文。曹褒用一年時間，獨自完成一百五十篇《漢禮》，⁹⁸寫在二尺四寸竹簡，達成章帝交付使命。然而，京師諸儒、會禮之家，既「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反對曹褒一人改定禮制，則曹褒奏上《漢禮》之際，仍是「眾論難一」，章帝被迫擱置《漢禮》，以平息眾論。自章帝元和二年（85）詔書，至章和元年（87）正月，正式敕命曹褒制作，至其年十二月曹褒制作上奏《漢禮》為止，章帝與曹褒，從未提及白虎觀會議與白虎觀會議卷帙《白虎通》。

章帝元和二年詔書之中引述《河圖》、《尚書璇機鈴》、《帝命驗》等，皆讖記之文，曹褒於《漢禮》之中引述讖記之文，無非是呼應章帝詔書之旨趣。況且，章帝即位之初，問「制禮樂云何」一事，曹褒之父曹充，即以《河圖括地象》、《尚書璇機鈴》等讖記之文應對之，顯示曹充對讖緯之熟稔；而曹褒既傳父業，對讖緯內學應不陌生，故於《漢禮》之中雜以「讖記之文」，乃是極其合理之事。反觀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宗旨，是「《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白虎通》卻引述「讖緯」，憑添會議困擾；白虎觀會議目的，是「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講議《五經》同異」，《白虎通》卻是「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⁹⁹會議事跡與會議卷帙，因果不相應。

⁹⁷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1203。

⁹⁸ 《後漢書·儒林列傳》曰：「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卷七十九下，頁2576。

⁹⁹ 夏長樸言：「從這些大綱及分目（參疏證細目）看來，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陰陽五行災異，及政治社會的制度，教育學術的定規，鉅細靡遺，無所不包，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也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立身行世的根本。就這一點而言，這部書的出現，象徵著漢帝國成立以來，定思想於一尊的目標實現。」《兩漢儒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四十八，1978年），頁36。

結論

自元大德本《白虎通》，一直被學者視為東漢章帝白虎觀會議之卷帙文獻，並且試圖從《白虎通》文本比對、印證會議事跡，還原會議過程；於是，《白虎通》成為東漢官方學術代表，標誌經學發展里程，同時也是制定國憲法典之理論基礎；《白虎通》儼然成為研究東漢學術不可或缺之文獻史料。不僅如此，《白虎通》引述讖緯，成為東漢經學世俗致用之典範，是東漢儒學發展之必然結果，亦是集體儒學服務於政治之歷史文獻。

然而，白虎觀會議緣起於「《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會議倣效西漢「石渠事故」，以「欲使諸儒共正經義」，「講議《五經》同異」方式，獲致「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學術活動。《白虎通》引讖緯，已經悖離白虎觀會議宗旨，《白虎通》之國憲屬性，亦非章帝召開會議之目的；若以《白虎通》即是白虎觀會議卷帙為前提，視《白虎通》引讖緯為合理，乃至於將經學會議等同制憲大會，則試圖化解環繞於白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帙間之諸問題，多屬徒勞。